

郝周 著

一段穿越战火硝烟，
坚守和平理想的建国征程；
一部直击少年心灵，
绽放人性光芒的英雄传奇；
一幅重现峥嵘岁月，
洋溢南粤风情的山河画卷。

黑仔星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黑仔星

郝周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仔星 / 郝周著.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707-0034-9

I. ①黑… II. ①郝… III. ①儿童小说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78369号



HEIZAI XING

黑仔星

郝周著

出版人: 张克文 责任编辑: 阮征 张怡 责任校对: 江伟

绘图: 昏山小路 装帧设计: 侯建 责任印制: 田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32 (办公室) 63533524 (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 合肥市宏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 插页: 8 字数: 152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707-0034-9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虎口逃生 1

一、遭遇伏击 3

二、七零八落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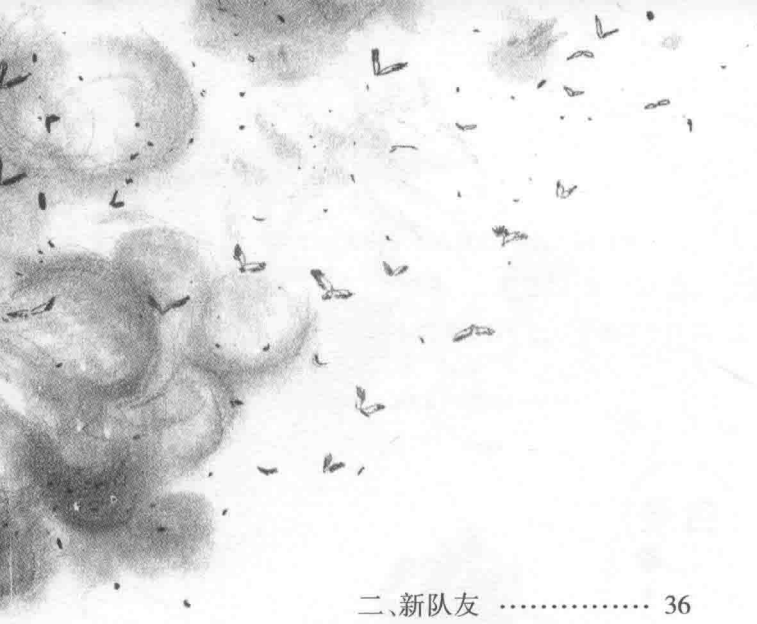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少年从军 13

一、启程北上 15

二、初战告捷 21

第三章 七个人的丛林 29

一、第一顿饭 31



二、新队友	36
三、流星之夜	45
四、“一正一谐”	52
五、谁是阿朵	61
六、遇上“捞家”	69
七、山洪来袭	79
八、下山借粮	89
九、首次交锋	96
十、烧山	102
十一、反思课	112
十二、走火	120
十三、打牙祭	126

第四章 走出大山 135

一、石仔夜宵	137
--------------	-----

二、暗夜遇险 153

三、惊险突围 160

四、揪出内鬼 169

五、难言之隐 176

六、最后的补救 182

七、去与留 187

第五章 最后的激战 203

一、回归部队 205

二、墟市劫难 213

三、黑仔英雄 221

第六章 黑仔星陨落 231

一、无望的搜救 233

二、世间再无黑仔 241

后记 249

第一章

虎口逃生

子弹在我耳边嗖嗖地飞过，我只有一个想法：跑，跑到那道水沟，爬上堤坝，钻进那片林子。



一、遭遇伏击

当我们大部队人马通过雨后泥泞的田间小路时，几匹驮粮草的瘦马踩踏下去，烂泥巴就淹没了马蹄，而我作为牵马的小兵，也同样被这烂泥折磨得焦头烂额。

就在大家一边走一边咒骂的时候，敌人的机枪从四面八方的山头向我们开火了。

我们团长刚刚与国民党这支地方部队的长官交涉，他们同意双方“井水不犯河水”，让我们从划定的路线快速通过这个富饶的墟镇。而现在，趁我们被雨后的烂泥搅和得疲惫不堪之际，那些恶魔般的机枪朝我们吐出致命的火焰。走在队伍最外围的人连一声“哎哟”都来不及喊，就倒下了。我们乱作一团，有的就地卧倒在烂泥里，有的滚到田埂周围的水沟里，我们已经陷入人仰马翻的严峻局面。

“一连二连抢占两侧山头，三连就地反击，其他人分散突围！”关键时刻，营长大喝一声。

我的双腿发软，趴在泥巴地上，手里仍然紧攥着缰



绳。但是这匹马睁着惊恐的眼睛，跳起来到处乱窜，然后挣脱了缰绳，朝田野跑去。我刚想追上去，身后有人一把按住了我：“别管这么多了！趴下，赶紧趴下！”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黑仔哥。他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边，我的心稍稍安定下来。

一颗手榴弹落在离我们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随着爆炸的闪光和冲击，整个地皮都被震动了，一股灼热的气浪卷起地上的泥巴，又劈头盖脸地落在我们身上。我耳朵嗡地一响，整个人倒在了地上，黑仔哥把我压在了身下。他把我压得那么紧，我连气都喘不上来。

我好像陷入了梦魇一般，感到脑袋炸裂般疼痛。再抬头看时，只见一个战友尖叫着：“腿——我的腿！”

血泊中，他躺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抽搐着，大喊大叫，一条腿保不住了。更多的人中弹了，倒在地上呻吟。泥土飞到半空又落下来，许多新兵像是受惊的牛犊一样，惊慌失措地乱喊乱叫。我看管的那匹马也闯进了火力中心，倒在血泊之中，发出痛苦的叫声。

我朝远处望去，只见黑点般大小的国民党军集结在山脚下，唯有一处通向河沟的地方枪声较稀少。

“赶紧跟着我，跑，跑！”黑仔哥喊道。他的胸部急促地起伏，手里握着驳壳枪，但距离太远，射击根本无法发

挥用处。

我如同抓住救命稻草，紧跟在他的身后，弯着腰像一只兔子一样，急速朝河沟跑去。子弹在我耳边嗖嗖地飞过，我只有一个想法：跑，跑到那道水沟，爬上堤坝，钻进那片林子。

就在快到林子的坝脚下时，从东头敌人的战壕里又飞出一颗冒着青烟、哧哧作响的手榴弹。那颗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正好落在我和黑仔哥中间。说时迟那时快，黑仔哥毫无半刻迟疑，立刻捡起那颗手榴弹，转身猛地扔回敌方阵地。

轰的一声，手榴弹在敌人的战壕附近爆炸了，空气里飘散着难闻的焦糊味。趁着片刻的混乱，黑仔哥扯起我的胳膊，拼命地往树林跑去。

当机枪的哒哒声和步枪的砰砰声逐渐消失，辽阔的天空下再也捕捉不到战场的硝烟时，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蓝天、白云和阳光灿烂的田野，耳边传来布谷鸟的啼叫。我还闻到了一股血腥味，扭头一看，黑仔哥耳朵上和脖子上沾染着血迹。他平静地躺在我身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战场上一定要冷静，跟着我，不要乱跑，醒目^①点！”

^①醒目：粤语，即机灵、聪明的意思。

“嗯。”我恍然地点点头。

“这是你第一次经历真正的战场吧？”

“嗯。”

“打仗的人总是在战场上才能成熟起来。许多人第一次上战场，还尿裤子呢！”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低头瞥了一眼裤裆，暗想：幸亏我没有尿裤子。

“死的死，俘的俘，没剩几个人了，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前面山高林密，连绵不断的山峰山谷也是我们最可靠的屏障，不像在平地上，随时成为他们的活靶子。我们先上山，待到天黑再说吧！”

“听，有山泉声，可以去饮啖水^①吗？”

“渴死了！我一打仗就口干，喉咙火烧一样！”

我们循着山泉的声响，来到一个水潭边，眼前出现了一潭碧绿的泉水。水潭中间漂浮着睡莲，上面坐着几只小石蛙，在我们的惊扰之下，石蛙纷纷跳入水中，激起一阵阵水纹。我们洗去面部的污迹，又捧起清水喝了个痛快。

①饮啖水：粤语，即喝口水。

二、七零八落

这是我们东纵先头部队北上半月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挫败。

我曾经幻想过许多次，当我握着枪走上战场，我一定要像战斗英雄一样精确地瞄准，果断地射击，至少要消灭几个敌人，或者能抢几条枪，最好能收缴一条轻机枪。那我该有多威风啊！可是，我第一次经历真正的战场，就是这次狼狈地逃跑，侥幸逃出了险境，连摸枪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反击了。这就是事实，跟想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战场不是传奇故事，战场是恐怖、流血和死亡。

我们喝了水，洗了脸，感觉恢复了一点元气，于是朝树林里走去。这个时候，还不能麻痹大意，万一遇到国民党军搜山，那就完了。

山上是浓密的松林，安静得让人害怕。

突然，我们身后的灌木丛中传来窸窣窸窣的声响。黑仔哥赶紧按住我的肩头，示意我蹲下来。

又过了片刻，传来有人呻吟的声音。

黑仔哥示意我猫在一棵粗树后面，他手里握着驳壳枪，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很快，他就朝我做了一个跟上



的手势，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小鬼。他的屁股受了伤，裤子上染红了一大片。

我认出他是与我同属一个排的金仔。

“金仔，怎么是你？”

“吓死我了！以为被国民党军搜到了！”

他兴高采烈地爬起来，可是刚一起身就“哎哟”一声，原来是灌木丛触碰到屁股上的伤口了。

“伤得严重吗？”黑仔哥问。

“不严重。就是被一颗子弹擦破皮，我命大得很！”他满不在乎地说。

“慢点起身，我们一起转移。”我和黑仔哥搀扶着金仔慢慢往山上走。

走了不到两百米远的距离，忽然左翼一块突兀的巨石后面有个人头闪动了一下，我立刻紧张地喊了一声：“有情况！”

我们三人立刻就地隐蔽起来，黑仔哥警觉地拔出腰间的驳壳枪，打开了保险栓。

“黑仔！”石头后面有人喊黑仔哥的名字。

“哪个？”黑仔哥问道。

“我——亚强！”

说着，从大石头后面探出一个脑袋来——一个年轻



的战士出现在树丛之间。

“嘿，亚强，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黑仔哥冲上前，亲热地朝亚强的胸口擂了一拳，然后一把抱住了他。

“这是从港九大队时就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亚强。”他向我介绍道，“这是我的同村老乡，发仔！”说着，他又把我介绍给亚强。

亚强友好地同我握手，他的手大而有力。

“就你一个人吗？”黑仔哥问。

“我跟严指导员一起，他在山上的石洞里，我带你去找他。”

“哪个严指导员？”

“严水松，一连指导员。”

“带我们去找他。”

我们三人跟着亚强往山上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金仔无意中回头望了一眼，惊慌地喊道：“你们看山脚下，有人跟上来了！”

我立刻爬到一棵歪脖子松树枝头，朝山脚下望去，果真有一大一小两个人影在蠕动。

“我们的人！”

仅从皱巴巴的灰色军装就能辨认出来。

“你俩留在原地。亚强，我俩去看看。”黑仔哥说。



我和金仔藏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坡地上，屏气凝神静观其变。可怜金仔屁股上的伤口阵阵发痛，无法坐下，只好趴在松软的青苔上。

很快，黑仔哥和亚强就带着一男一女两个队友上来了。

男队友四十多岁，黑脸庞，大个子，身材魁梧，我没有见过。倒是那个挎着医药包的女队友，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是卫生队的阿梅！

“阿梅姐，这里有伤员！”我轻声喊道。

谁知金仔一听急了，朝我瞪了一眼：“谁受伤了？多管闲事！”

我觉得奇怪：“你不是屁股中弹了吗？”

阿梅弯下腰来，关切地问：“金仔，你伤在哪了？让我看看。”

“没事没事！”金仔捂住屁股，“一点皮外伤！”

原来这小子是伤及隐私部位，见了女人害臊。

“我给你包扎一下，要不你怎么走路？”阿梅坚持要查看伤口。

金仔再也不好意思拒绝了。

我协助阿梅，把金仔的裤子扒下，只见他那干瘦的屁股瓣上露出一道筷子长的伤口。天气炎热，如果不及时处

理黏糊糊的伤口，就会引起并发症。几乎眨眼间，伤口竟然招来了几只讨厌的苍蝇，谁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血色已经从鲜红变成褐色，苍蝇对伤口腐烂的气息更为迷恋。

阿梅立刻从医药包里找出一根绷带，又在伤口处撒上一些止血药粉，再小心翼翼地把伤口包扎起来。

“你小子真是运气好，遇到了救命菩萨！”大个子说。

“兄弟，你贵姓？”黑仔哥问。

大个子像是打机关枪一样粗声粗气地道出了他的遭遇：“我叫茂广生，三连二排二班的机枪手。大家都叫我老茂。我带着阿梅跑到这山沟里藏了大半天，孤立无援，察觉到山上有动静，本以为逃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又遇上国民党军搜山！谁知遇到自己人，真是老天有眼！”

“好了，我们先去山上，和严指导员会合，大家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天黑之前，还要注意隐蔽。”黑仔哥说。

大家点头称是，跟着亚强往山上走。